

《清宫鸟谱》责编手记

撰文 江英



现在回忆起来,与《鸟谱》结缘,是从十多年前我的一次台湾之行开始的。旅行中我购得了当地已经出版的《故宫鸟谱》一书,书中收录了清宫旧藏《鸟谱》中的第一至四册。途中小憩之时,随意翻看,我慢慢被这些美丽的鸟儿深深地吸引了。

回到北京,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自台湾购回的《故宫鸟谱》,到院里的古书画部,拜访我的好姐妹——李湜老师。我们翻看着画册,一点点聊起了这套神奇的画谱。闲谈中李老师也特别提到:由于这部画谱的作者在清代宫廷画师中也并非一流,所以这套画谱在艺术角度上,分级并不高,并不为多数人所知。李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画谱的内容极富阅读和欣赏价值,所以能不能以现代出版的形式,把深藏宫中的这批资料奉献给读者,

让这些鸟儿在读者的书桌上与台湾出版的前四册形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合璧。一拍即合,我们随即开始了准备工作。

可惜天不遂人愿,因为种种原因限制,出版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这一停就是几年。这期间,我们又了解到除《鸟谱》以外,故宫中还藏有同类型的画谱——《兽谱》与《海错图》,但时机不成熟,只能耐心地等待。

2006年,王亚民副院长调来我院并担任社长,我与他谈论起了这批画谱以及这个出版计划。王院长对此计划抱有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批不可多得的宝贝,一个优秀的选题。为了进一步了解,他还与古书画部领导沟通,安排了一次实物调查。在见到原物时,我们都被它们散发出的悠远的气息深深折服了。回到社里,出版计划已经在众人的心中

慢慢复苏了,但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尽善尽美地表现出原作中那些鸟羽、兽皮细腻的笔触?我们浏览了以当时院里最好的拍摄设备拍出的图像,但是感觉还是不够好。正在犯愁时,喜闻资料信息中心将架设最先进的大型书画扫描仪,为了更好的出版质量,等待也是值得的,在等待中,又是一年。终于,这些画谱在2011年完成了拍摄。

优质的图片陆续交付给了出版社。为了感激王院长、赵总编对出版工作付出的辛劳,我们编室也向领导立下了军令状,要完成配得上优秀画质的优秀文字内容。对此,领导我编室工作的刘辉副总编为我们的编校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原文誊录简体做句读,为每只动物做出科学的物种鉴定。这些灵感都一点点纳入到了我们的编辑方案中。为此,她还先后为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圣洁先生作为特约编审,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王祖望、卢汰春、冯祚建等众位老先生为本书成立了物种考证小组。几方力量集合在一处,到

2012年夏,图书已经基本成型。

在工作进行得最火热的时候,编室接到院里的出版项目,作为故宫人,在故宫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画谱的编辑工作,我们只能忍痛再次放下。

这半年里,我们感觉得到,编室沉浸在一种低落的情绪中。虽然这期间编室人员有调整,还肩负着院项目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但这些都没有压垮每一个人。真正让我们心中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感觉自己辜负了领导几年来的奔走,专家们、作者们一年来的辛劳,出版计划又一次停了下来。

2013年春,伴随着一批院项目顺利告竣,我们有了半年短暂的“自由时光”。大家心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无论如何,下半年一定要让画谱出版!这是我们向所有为本出版项目辛勤付出的人交出的最好的答卷。

我们正在冲刺,请大家期待我们的捷报!

(责编 桑新华)

